

北街,小巷——看那星海,总觉你还在(下)

□赵纯

道这辈子还能见到爷爷几次,可我知道每一次都在倒数……时间一直就是防不胜防的杀手,杀得每个人都七零八落。

终于登机了,满脑的往事,如潮水般涌来:爷爷的身影,越来越近;爷爷的话语,越来越响……我仿佛入梦了。真希望,这是一场梦,梦醒后,爷爷依然健康……

轰隆隆的声响中,起落架猝然落地,本能促使我悄悄地打开手机,微信挑出,我眼前一惊,大脑瞬间空白:爷爷享年九十三……茫然片刻后,情难自控,我捂着脸偷偷哭了。同事问我:你是怎么了,刚刚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……我偷偷将眼泪抹在手心:爷爷走了。看着舷窗外,飞机慢慢靠近了候机楼,他拍了拍我的肩膀:节哀,从此不再有痛苦了。我理想也是,就像飞机飞着来,飞着去,终要停入机场。人哭着来,哭着走,最终也要驶入人生最后的港湾。

下机坐车,我终于到老家了。慢慢往小门那里走,里面站了好多人,都是一些亲戚,按个叫了一遍。一扭头,才发现那个熟悉的房间,现在空荡荡的。慢慢走近爷爷,我看见他穿得整整齐齐,躺在鲜花里。我跪了下来,泪水像雨花,洒了出来。

婶婶伯伯过来安慰我,让我别哭了,可泪水越流越多,怎么也止不住。后来人群散了,亲戚们都去吃饭了,我在柴火间的角落里看到了阿黄。它躲在最里面,露出一双眼睛看着我。我想它可能也会害怕吧,最熟悉的人不见了。

房间的长桌上,奶奶的照片旁边多了一张爷爷的照片,终于团圆了。

后来我还去了很多的地方,欧洲走遍了,又去了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。在域外的美景中,我总在想,如果我能早点长大赚钱,是不是也可以带上老头子来看看啊。

可,这世界上永远没有如果。明天发生的,我们永远不会知道,如果可以,那就从这一秒开始,学会珍惜、珍重。

爷爷离开快两年了。可我总会想到他。有一天,我去了梅里雪山,其实那个地方还有个卡瓦格博峰,那里真的好特别,白天可以看到山脉相连,云层缭绕,大雪过后山尖变成了雪白色,在夜晚的时候可以看到许多的星星。看着眼前的山河星空,这里好像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。我看到了那颗最闪耀的星星,好像在和我说话,爷爷是你吗?一定是你呀,我还能认出您。

爷爷,我很好。你放心。

我从小对金钱没什么概念,每逢过年就会收到爷爷的红包。别人给的红包都是买来的,而爷爷给的很特别——用薄薄的红纸,裹成小信封,上面用毛笔写上我的名字。我总是很期待,期待见到那个红信封,倒不是为了钱,而是为了亲手拆开那个属于我的红信封,就仿佛亲手开启这份仪式感,才会有来年的快乐和幸福。

爬完山,用完餐,我慢慢步行回酒店,准备好行李,出发去机场。浪漫的风情,童话的世界,绚丽的天空,缀入满眼,却挡不住游子的归心。我希望赶紧飞回去,回到那个北街小巷。我不知



雨后山青

黄芹摄

停下来

□何晓燕

人世,是匆匆的流水
真的,我很想能够让一切暂停

母亲,在前面的路上向我招手
是谁,将她的青春一再偷走

苍老,是人生最终的主题
谁可以,让母亲再直起弯弓的脊背

生处,是一条幽静深邃的路
其实,我没有见过真正的相思树

深深地,我抵抗着莫名的欲望
爱情,却在荒诞的途中一再退让

停下来,停下来我才可以修改
可是,那被岁月侵蚀的时钟能否停下摇摆

军长将计就计

何昆在刘操瓢说话的时候,迅速地瞟了他一眼:瘦瘦高高的,尖嘴猴腮,关键他那小小的眼睛四处溜来溜去。显然,这人十有八九是个探子。他心中有数,却装作不知。一个赤卫队员提醒军长:“刘家渡离这里不下十几里,从没见过这人来过收猪。早不来晚不来,我们红军到了,他也来了,是什么用意?”

刘操瓢一脸无辜地解释道:“报告军座,听说这儿有共产党来了,执行‘匪区共产’,这里收猪的老板吓跑了,壮猪卖不掉,我来,就是想贪点便宜。”

“‘匪区’?狗嘴里吐不出象牙!”另一个赤卫队员大步奔刘操瓢,挥出右手想给他一个耳光,“凭你这话就能看出你不是个好人。”

何昆右臂一挡,阻止了性急的赤卫队员:“他是不是探子,我们还不清楚?红军不是军阀,要以礼待人,不可鲁莽!”

“轰”的一声,刘操瓢已经跪在地上,开口求饶:“军座大人,这话我可是听张老虎说的。”

“张老虎?是不是老户庄那个土豪?”何昆问。“是的,是的。”刘操瓢答道。

两个赤卫队员轮番责问刘操瓢,你买你的壮猪好啦,为什么要鬼头鬼脑,打听红军有多少人,又住在什么地方,军部在哪里?

何昆一看,有戏了,灵机一动,将计就计:“生意人就是蝴蝶,哪里有花,就往哪里飞。外国人还漂洋过海,不远万里来中国求财,二十里路算什么?刘老板可能是没有见过红军,感到好奇随口问问,是吧?”

“是是是……”刘操瓢连磕几个响头,“还是军座大人明察秋毫。”

“起来!”何昆与刘操瓢和蔼地协商,“老板,这猪你买了多少钱,我们照价收下,另外,一头猪加一个银圆好不好?”

“军座大人仁慈大德,真是观音菩萨下凡。给我16块本钱就行了,利就不谈啦!”

何昆叫人付了猪款,悄悄地向刘操瓢老户庄据点里有多少人,有没有小钢炮,机枪有几

挺?其实,薛衡竟早将先攻打老户庄的情况汇报何昆了。何昆明知故问,自有用意。

刘操瓢一听,盘算着这个军长是不是要套话,好打老户庄。自己是个“好奇的人”,要是回答“不晓得”肯定混不过去,看来只有虚报了:“老户庄嘛,没有多少人。武器也不行的,机枪很少,小钢炮都没听说过……”

何昆开心地说:“好的,谢谢你啊,欢迎你下次来还来这里做生意。”

刘操瓢赚了两大洋,心里乐呵呵的,站起来告辞。等他快要跨出大门时,何昆故意提高嗓门:“通知伙夫赶快杀猪,两头都宰了,骨头煮汤,肉红烧,今晚管饱啊!”

(本文由如皋市红十四军研究会供稿)

故事会



文明健康·有你有我
WENMINGJIANSHI YOUYIYOUWO

互帮互助好邻里

互敬互爱好家庭

